

## 嘉南平原與北陸農村兩地穀倉 田園景觀相似之謎

(八田與一系列報導 6)

許光輝

筆者於一九九二年三月負笈遠赴日本，一九九六年轉往八田與一伉儷的故鄉—金澤就讀博士課程，首次搭乘北陸本線雷鳥號自大阪出發前往金澤，一路經過北陸門戶的福井、芦原溫泉、加賀溫泉、小松等車站。「嘉南平原」的清翠秀麗、綠意盎然中點綴著農社村莊，充滿「美麗寶島」田園景觀的舒暢感覺，不知不覺就抵達終點站—金澤車站。不對啊！我明明身在日本，可是沿途美不勝收的景緻怎麼和嘉南平原一模一樣呢？不禁呢喃一番之餘，還以為真得看到海市蜃樓，其後每次搭乘雷鳥號經過北陸農村時，其北陸美景的困惑總會湧現腦海，當然沒有人能為我解答。今年二月趁返回金澤拜會中川外司先生為首的八田伉儷友好會等舊友時，友好會會員娓娓道來八田與一童年生活的點點滴滴，也一併解除筆者的納悶處。原來舉世稱奇的大圳水庫工程與嘉南平原的物產富饒，與孕育設計者的故鄉有極為深切的淵源。八田與一出生地位居寒冷的北陸地區中心地—金澤，金澤自古即號稱為「小京都」，不但古色古香，更有鮮為人知的「大野莊用水」渠道(建立於一五七三年)，這條四百五十年前引自當地犀川河流，不僅供給加賀藩武士庭園的曲水造景，亦兼具灌溉、防火、融雪、搬運物資等多用途功能，與大圳計劃必須建造給水路、排水路、溢洪道、水路橋、暗渠、聯絡電話線等附屬建造物以配合一萬六千公里龐雜排水系統之概念頗為雷同；而八田與一每天上學行走來回十六公里的路程，郊外農田景色與用水渠道自然盡收設計者眼底，亦可能是亟盼將貧瘠不毛之地的嘉南平原，轉換成宛如故鄉田園美景的理想目標之一。

不過日本友人最後提到八田與一能夠完成拍案叫絕的水庫工程，實在令人難以致信，因其艱辛處遠非一般人所能想像，即使是擁有現代科技的日本工程師亦恐難勝任。特別是翻山越嶺披星戴月，不顧瘴癘與瘧疾等疾病之威脅，深入嘉南平原各角落勘查，完成水源調查報告後，進駐恙蟲遍佈與瘧疾蔓延等衛生條件很差的原始林地帶。另動工開始即堅持興建眷屬宿舍以安定職工心情，其它諸如提高薪支、安慰傷亡人員、現場督工等帶領近二千職工的卓越管理方式及宛如佛陀慈悲為懷的胸襟，正是現代人所無法比擬的。唯一能解釋突破重重困境完成撼世之作的原動力，大概只能說其人堅實篤信親鸞大師創立的淨土真宗，並將信仰力量化為大愛的實際行動。

李前總統於「嘉南大圳之父—八田與一傳」乙書序文中，稱頌嘉南大圳設計者—八田與一伉儷受台灣人尊敬原因在於徹底展現重義、誠信以及率先垂範、實踐

躬行的日本精神。筆者每次到烏山頭祭拜之際，不是看見農民虔誠合掌的背影，就是望見一簇花束置於八田與一銅像身旁，彷彿感受到八田與一的恩澤依然如生前一樣籠照著嘉南平原大地。每年五月八日盛大隆重的祭拜儀式固然重要，如能樹立其紀念崇高人格的紀念館，不但彰顯台灣人不分國籍只問深根的恢宏氣度，亦可引航台灣暨日本兩國政經、專業技術等領導人物能效仿克己奉公與民胞物與的胸懷，那真是台日兩國人民之幸。